

重慶小夜曲

種一第著名作創藝文

曲夜小慶重

著 隱 菊 焦

• 版出社業事化文國中。

重慶小夜曲

第一章

時代是一隻交響樂，它用不同拍度的若干段落，組成驚人的節奏：有的時候，恬靜得像陽光照耀着鮮花在徐徐開放，一陣却又藉着逐漸擁起的烏雲，用沉重而憂鬱的陰霾，努力抹去大地上一切閃着光亮的微笑容貌；有些時候，宛如白雲從遙遠的山谷裏，向着低壓得似一個大蒸籠蓋子的慘灰天際，緩緩地吐出潔白地怨氣，飛昇得極其緩慢，慢，比幸福攏近希望還要慢，慢得彷彿淋汗的馬匹喘息着蹣跚着在上壁直的山坡；又有些時候，就像狂怒的風暴，雷吼着，閃劈着，山和海一齊以抖顫的憤恨，想從長久拘鎖着的雷雨裏，掙扎出來；而在末日一樣的混亂裏，瀑布一樣的快速中，我們又可以用靈魂的耳朵，聽見有一個好似隱藏在地下和海底的雄偉合唱隊，在每一個說不清的角落，在每一個凶險景象的背後，在每一顆久受痛苦而

不斷地寒戰着的心之深處，正在歌誦着讚禮着狂風暴雨以後所必然來臨的陽光，玫瑰，以及與長空一樣無盡的和平。

陽光與和平終於會來臨的，正如交響樂之必有結尾；然而，我們，在我們的時代，只剛剛聽到了這個音樂的最混亂的一段。

我們這一代的音樂，是一個湍急的而又憂鬱的，混雜的而又肅穆的樂段。在火藥香味的瀾漫中，鮮紅的血花飛染着整個山河，到處洒着淒涼而壯麗的熱淚；在這生命想犧牲了生命以換取永恆生命而作慘痛的搏鬥的時候，從一片呻吟與壯烈呼聲的當中，伏着一個強而有力的伴奏，不，一個主題旋律——有一隻黃金色的巨手，在彈着粉紫色的曼多琳；有一排明珠的白牙，在向著意外幸福的擄獲，發着得意的驕笑；有一對閃藍光的鑽石眼睛，隔著緋紅窗紗，遠遠地眺望着，旁觀着，欣賞着砲花和血漬所交織的圖畫；萬馬奔騰之騰沸裏，夾雜着走私的轆轤車聲，死屍倒跌的鏗然中，永遠傳來威士忌酒杯互祝新發跡而相撞的叮噹餘音與歡笑。

而今天，又是這整個大節奏裏的一個短促樂句。這一句音樂，寫得却有些遲緩

而悲涼：這是春季的一陣秋風，是悵惘中的一個迴憶，是一段迂迴寒咽的小夜曲：這是三月十三，今天，正是清明。

太陽從羞怯的晨霧中掙扎出來，對大地發着狂笑。到處有麻雀叫着，爲了吃驚於這稀見的光明而不住地叫，叫得單調。懶散的微風，吹弄着溫暖。山坡上的綠草，嘉陵江面的波紋，都比往日更顯得清楚明朗，都反射着平滑的光澤。因此，在鄰近幾座線條整潔的高樓之雄視下，江邊那些貧瘦的木船，坡上那些檻樓的竹舍，向着碼頭迤邐地滾下去的幾百登腫爛的石塔和一切被忽略了的角落上的垃圾堆，和所有蒙着一層貧乏，窹抑，與昏黑或蒼灰的東西，在這少有的而且是一霎眼就會消逝的晴天裏，都同樣的顯明起來。只有陽光才能暴露出山城一黑暗裏的真面貌！

這樣的日子，本來足以引動得每一顆心都想往外跳，都想往清新的四郊去跑；可是，在這個清明節，靜穆而鬱悶的感覺，却抓俘住大多數的人類，生活的壓榨與掙扎，使人類忘掉了大自然的美麗，忘掉了對大自然的歌誦，甚而在每一隻被酸辛所浸潤的眼睛看來，這樣美麗而和平的陽春，反爾成了比迷惘的愁雲和驅走生之愉

快的濃霧，更加刺激，更加引入煩惱。似乎每一個心底鎖着憂鬱的靈魂，太習慣於過着長久鬱悶的天氣了，過多次地希望都化成泡影了，並且，對於這忽現忽隱的光亮，疑懼得比農奴之懼怕亞歷山大二世的解放令，更為深刻而寒慄，所以，一旦遇到這種偶然的光亮，偶然的鮮明，內心不但不能和這綠森森的顏色，和這一切活生生的景象，泛起共鳴，反爾覺得這樣驕傲的春天，是一個執紼公子，正用和藹而自得的神氣，在嘲笑一羣乞丐的貧窮。於是，今天，這個晴和的清明，竟引下多少人的熱淚，牽出多少頹廢已久的心靈之無限酸痛。

到了黃昏，晚風邀來了地平綫上慢慢湧出的黑雲；又送來了一點點寒意，有如一片摸不着的雨絲。不滿意的月亮，開始把空中浮動烏漆的雲朵，照出銀亮的邊緣；把地上一切倏忽的幸福，罩上各種不同的陰影。朦朧的夜色裏，到處燃着香火，到處焚化着紙錢。大街上，山坡上，小巷子拐角處，河邊，或者曠野，都有一撮撮微弱的火焰，向空中吹起灰白色的蛱蝶。灰蛱蝶依戀地怯懦地向上飛昇，飛起來，又悽慘地在微風之中消逝；捉摸不到的幻夢。每一堆焚化着的冥鈔火旁，都盤旋着

一股小小的旋風。這旋風，給祭弔者增添一種悲哀，同時也賜予他們一種安慰。他們從這些旋風的漂蕩上，建立起亡魂已經歸來的想像，他們彷彿看見了那個魂靈生前的儀容，彷彿看見那個魂靈對他們申訴着生之依戀；無論死者的美德的或可憎的特性，無論是死者的慈祥的或暴戾的習慣，乃至一笑或者一怒，一動或者一注視，他們都很虔誠地懇切地，雖然實際上也是毫無希望地，想在眼前能重新享受一次，哪怕是最殘酷的待遇，哪怕和死者生前一樣那麼打他們罵他們，他們也甘心用淚眼的笑容，去承受。然而，死亡是一個遼遠的異鄉，所有投奔而去的靈魂，都一去不返，杳無消息！這樣一股旋風，也只能給焚化紙錢的人們，帶來忍不住的淚水！可是，在他們的想像之中，覺得久別的故人，確是乘着旋風歸來了，所以又憑空寬贈給自己一點慰藉：每個人的嘴上，都向幽靈們蠕動，詢問着平安，囑咐着珍重。

清明像是月光下的一朵白玫瑰，在這個時代的小夜曲裏，孤獨地，靜穆地，緬懷着一切淒涼的過去，慢慢奏着寒冷的徐韻。

夜曲的拍子，逐漸鬆弛；蜉蝣一般的灰蛛蝶，隨着曠野裏火光的遞減，和哭聲

的依次沉寂，也一陣比一陣消逝得更迅速：而這些蛱蝶的幻夢，就也都乘着城廂裏四起的更鑼，敲進了千萬個掙扎了終日的勞苦者的睡眠中，像一隻大提琴，嗚咽着第四根凄絃：月色拍着整個夜之脈搏。這時，有一輛小汽車，在四周極端靜寂之中，飄到近郊的一條公路上來，宛如秋風吹過的一片落葉。

車子迅速地穿過許多猙獰的景象。上邊的月亮，逡巡在補綴着深淺不同的雲塊的天空，時而射出千萬個憧恍迷離而又可怕的夜影，時而藏在夜之深處，把大地上的一切，都投進恐怖而幽邃的深谷般的昏茫裏。最後車子忽停住；迂緩地走出一個周身黑色的人物。蒼白得毫無生氣的臉上，全部泛溢着出神似的凝凍，凝凍成一副面具，同時，也莊嚴得像是畫成的一個聖母像。要不是那一對水汪汪的眼睛，在神祕而悠遠的單眼皮之堤岸後，一直想把內心所涵湧着的熱情之波濤，浸淹出來，就沒有人可以決定說這個人還有什麼生之意志，還有什麼凡世的罪念，或者，還有什麼悔恨與不安的蕩漾心情了。長而黑的頭髮，捲成許多大波環；在頭頂上微斜着分開的溝紋旁，高高地捲着一小環亮髮，上邊停棲着一朵小小的白茶花。筆直的鼻下

所橫列着的一排皎潔白牙，有如金字塔下的砂礫，向明月之微睨，發揮出光芒。黑色春季大衣和裏邊黑呢袍，成了一個深遠的背景，把手裏所提着的一大包冥紙，襯得特別皓白。這樣的裝束，這樣的神情，和這樣淒涼的夜晚與這樣僻靜的郊外，如果有人遇到她，第一個印象，絕不會不認她是一個青年的寡婦。

她下了車子，把下頷微微一仰；她這個慣用的命令方式，使車夫把車子開向更遠的昏茫中，消失在公路轉灣處兩旁樹枝交叉的模糊剪影裏。她悵惘似地茫然似地，站在那裏，彷彿一個在尋找所目的的東西的人，却不知道向那裏走。她站了大約有一分鐘的樣子，才開始邁着無力的步子，走到很近處一座醫院的門前。那醫院新近才修理整齊入口的石塔，一列大約有百登的石級，在半陰半晴的夜裏，閃着暴發戶般的笑容和光澤，向着對面一帶破屋子，傲然雄視着。對面，在沿江的那一邊，有好多小竹舍，檐節地蜷伏着：有的睜着重砂眼症的窗戶，成天瞪着面前來往馳騁的騾運馬車；有的傾斜着瘦弱衰頹的身軀，支起屋頂上雨水所滲漏的隙孔之耳朵，聽着這些反古的馬車的銅鈴聲，在飛揚的塵土裏，喧囂着過來，又在飛揚的塵土裏，

喧囂着過去，終而在永遠飛揚的塵土裏，慢慢地渺息；有的張着飢餓的大門口，貪饒而渴切地，宛如非洲的堪尼巴爾人，想吞食每一個走得疲乏走得流了汗的步行者。到了清靜的夜晚，公路上，反射着雲遮了一半的三月十三的月光，有的地方，如同秋霜鋪滿的山徑，有的地方，如同死睡在神祕中的幽谷。那些小竹舍，都困倦地呆在那一邊，畏縮着，自卑地低頭在坡上醫院的幾幢高聳的洋房及其炫嚇的燈火之下，毫無聲息。走過去，斜對着醫院大門口的，是一間酒店。店子的門口，一邊是老板的櫃台，擺着一列斜臥式的玻璃瓶，裏面裝油炸花生，瓜子，和糖果；此外，還有一盤一盤的豆腐干，素魚，炸麻花，炸碗豆，皮蛋和鹹鴨蛋。另一邊，是一座燒着嵐炭的煤灶，從那毫無生氣的一堆黑煤礮裏，冒出使人窒息，惹人噴嚏的白煙來，和煮麵的鼎鍋所開蕩出來的白汽，混在一起，店子裏面，放着三張方桌。老板在忙了一整天之後，正坐在櫃台後邊，懶洋洋的用小提斗提上一碗泡子酒，就着幾粒花生米，安祥自在的消遣着自己。煮麵的夥計，扒在第一張方桌的向外一邊的桌面，在打瞌睡。這時，沒有一個酒客。她，那個穿黑衣的少婦，蹣跚地走到這間酒

店的門前，向着店子裏約略望了一望，然把紙錢放在人行道上，焚化成幻夢一樣飄忽的灰蝶。火光把她青白的臉色，照得有些微紅——這在她臉上跳動的紅潤，述說出她在去年今日，有多麼嬌豔，多麼年青，又多麼快活。她那凝視着火焰，或者說，凝視着火旁小旋風的眼裏，看見了一個永別的人影，那個人影，彷彿正伏醉在這間小酒店裏的一張桌子上。於是，一滴滴的淚水，從她冥想的眼眶裏，滴落在黑色的衣襟上。

她站在那裏出神，一動也不動，也沒有用手帕去擦眼淚。這原因是很簡單的：不是被迴憶所俘擄而忘了自己，便是被悲哀與失望打擊得完全失去了力量，連抬一抬手的力量也都失去。或者，誰能知道呢，也許這兩種原因同時存在着。

酒店老板拾起有了些醉意的眼皮，忽然看見門外站着這麼俊俏的一位婦人，不由得露出一點驚奇的神色。不過，在他對她作鑑賞的審視中，忽然提醉了自己：今天是清明節，於是他那直覺的詫異，馬上就又消退了；他繼續把臍下的少半碗酒，又送到已經麻痺了的嘴唇上，不再去推敲在這樣淒涼的夜晚，何以竟有一個少婦，

孤零零地到如此冷僻的郊外來祭奠亡魂，而這個亡魂曾經是怎樣的一個人，那他就更是漠不關心了。

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在慢慢把燈心一根又一根地抽掉，懸在酒店當中的那盞油燈，就漸漸昏暗下去：一陣陣小風，把燈火吹得搖曳起伏，活像有一個怒容滿面的遊魂，用怒氣撲吹着那個火頭，想熄滅人間僅存的一豆光明，又像是一隻兒童的柔弱小手，在拍弄着一枝鼠尾草。這個時候，老板的酒意，變成一個不知名的小爬虫，從他麻痺的嘴上，爬過失掉味道的口腔，沿着熱烘烘的食道，奔散在他周身的血路上，去張織絲網：他的兩隻眼睛，於是覺得乾燥而矇朧起來；他的頭顱，沈重得如同整個包在膠質的殼子裏，四肢也立刻覺得脫離了軀體，並且脫離了這個世界，輕飄飄地浮在半空中。那個酒的蜘蛛，在他的頭裏和四肢上，網張得越來越密，越來越緊，終於，把他的兩隻胳膊，首先縛得無力擺動，交抱着網在櫃台面上；隨後，又把他閉着眼在一點一頓的頭，伏縛在胳膊上。另一邊，那個伏在方桌上打瞌的夥計，睡得更甜了，隨着晚風送來寒意的增加，把身子越來越蜷縮成爲

一團。

一片無聲的落葉，可以驚破午夢，同樣地，一個默然的降臨，也足以神祕地喚醒微醉。酒店的老板，彷彿夢見一位全身潔白的天使，倏然飛進他的店子裏來；他那莊嚴的氣派，叫他肅然起敬，連忙站起來。在他努力想站起來的掙扎中，他睜開了眼睛，看見在面前站着的，並不是個白衣的神仙，而是剛剛在店子門外燒過紙錢的那位黑衣婦人——這是老板在驚詫的剎那間還能本能地記得的。他的驚訝，使他沒有來得及說話，只用惶忪而疑問的臉色呆看着她，這臉色似乎在問她爲什麼會進到這個不屬於她的階層的地方來。而她呢，靜穆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冰冷得像石像，只有那一對幽邃的黑眼珠，在說着話，在說着只能用靈魂去聽才聽得懂的話。老板瞪着眼睛望着她，然而，似乎也有一點聽懂了她的來意。她似乎要向他探聽一個人的消息，可是始終沒有開口。他在這種會意之下，就開始去遐想，想想看，看是否還記得起某一天曾有某一個吃酒的客人，能配得這樣一位美麗而高貴的婦人——詢問和尋訪。不過，所有出奇地善於經營的人們，都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對於

數目字的計算，有一個驚人的智力，然而，也同樣對於人性都有一個驚人的健忘力。他們對於一樁友誼，或者一個故人——無論是他的容貌或姓名——都不會墨記和眷戀，除非這個容貌或姓名，在他收入的計算上，曾經，正在，或者將要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不然的話，這個容貌或姓名，也一定和他用攪得的特殊進益所買到的物質與肉慾的享樂，有一種不可分割的聯繫。這位酒店老板，原是一個混水摸魚的創業者，自然也不能例外，自然也很強的遺忘能力。從清晨到夜半，他所理會的，只有不少填滿了鈔票的口袋蕩進來，又有不少付過法幣的手擺出去：他只記得每天進來過幾百幾十次生意，却無心去辨認進出的究竟有多少不同的面貌與不同性格的人類。在他的目光之下，人類間無所謂善惡，無所謂狡詐與純樸，虛偽與忠誠，凌害與冤屈，他們中間唯一的分野，只是貧與富。凡是貧的，全是美的，高貴的，和藹的，慈善的；凡是貧的，正如現實的表面一樣，全是醜陋的，污穢的，暴躁的，罪過的。因此，在他的目光之下，無所謂教授與流氓，無所謂忠勇的愛國者與走私囤積的好人；聖女與淫婦，其面孔和品格，在他看來，也都屬於同一個典型。

，所不同者，只有服裝的新舊與貴賤。所以，老板在用盡了力量，把開張以來所能記得起的酒客，迴想了一遍的時候，他很奇怪地發現：原來所有顧客的面貌，在他的記憶力裏，全是一模一樣的，每個人都以同樣的眼神進來，出去的時候，眼白上也都同樣罩了一層紅絲的網絡，嘴上也都不自主地乾呷過一兩口唾沫。

老板從記憶力裏所能掏出來的積蓄，遠不如這位少婦的幻想力所包括的寶藏之豐富而活潑。驗到生活範圍，也許酒店老板所體驗的，寬廣得多；然而，她却懂得思想，懂得推論，雖然她的整個生活完全建基於推想到極點而成為幻夢之上，可是這也正是她自己的深度。她從老板的臉上，既然只得到一個茫然又漠不關心的回答，就轉過頭去，把整個店子，用她那對神祕的眼睛，掃了一週。許多幻夢般的景象，映到她的空想的眼中。在這一剎那，她冷靜得像晴夜之長空的臉上，筋肉忽然抽動得有如輕忽飄來的浮雲；爲制止淚水而疾眨的眼皮，使曙光跳躍得像捉摸不定的流星。

她把別人敘述給她的往事，重新付予了一個想像的生命，使它在這間昏暗陰森

的小酒店裏，活現出來。自然，從她的實際生活經驗裏，要想像到出入於這座酒店的人物們，有多少不同的階層和型類，是不容易的。不過，她却能在所聽見的與平日所偶然見到的極少數下等人物的形象上，分植出一些類似的人物來。

她覺得伏在桌上睡熟了的那個夥計，彷彿正在門口爐灶上煮着湯麵；又彷彿在第一張方桌上，坐着三個鄉下人，從城裏賣了草鞋，胡豆，和竹器回家，路過這裏，息一息腳，吃一兩碗酒，來犒勞一天的疲乏與流汗。三個人吃得都已經有了一點醉意，所以都有一點興奮。說話的聲音，也比平日嚮亮得多，而且每一句的開頭，却從喉頭上用力擠出一個重音，等到這句話說到了末尾，字音又模糊得無法叫人聽得清楚了。其中一個中年人，吃了酒就要發怒，他把一隻胳膊肘搭在桌沿上，另一隻手去撫摸那壘在左膝蓋上的右腳踝，一邊拿通紅的眼睛瞪着頂棚，一邊罵着朋友中間和交易對手裏那些不講交情的熟人。另外一個是個老頭子，平常被生活的艱苦折磨得一年也難得有一次大笑，可是，在這個時候，通紅的臉上堆滿了笑容，一直嘻嘻地發看似哭非哭，其實是憤怒絕望和斥罵所潛伏着的笑聲。他用右手中指的

長指甲，向下敲着桌面，每聽到別人說完一句話，甚至說不完一句話，他就點一點頭，笑一笑，同時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打三五下。第三個人是一個青年後生，始終沒有開口，一直在裝出大人的神氣，好像什麼都已了解，人生的一切都已通達透澈了似的，時時伴做嘆息，有意做出很世故的一搖頭；他的眼白，紅得最厲害，常常不自覺地用左手去撫摸作嘔的胸口，可是同時右手又勉強把酒碗送到嘴邊，做出酒量很大的樣子。第二張桌子旁邊，只坐着一個客人，像是一個地位很低的公務員，在辦公時間的中間，偷着出來吃一碗湯麵，來補充機關裏伙食的清淡。他呆呆地坐在那裏；旁邊就是第三張桌子，老板娘正背靠着那張桌面，臉向着門口，把衣服解開，給小孩子喂奶。老板壁直地坐在櫃台後邊，用精明銳利的眼光，望一望那個等着吃湯麵的客人，馬上又去望望那個夥計，似乎在替客人催着夥計快一點，可是沒有說話。一會兒，他又把那三個鄉下人所坐的桌面上的空酒碗，和花生米豆腐干空盤子，重新數了一回，黑眼珠往天翻了一翻，心裏把價錢總數算了一算，然後低下眼去看看算盤珠上早就算好了的碼子，校對之後，滿意地認為沒有錯誤，就輕輕把